

少肆其子弟皆謹守禮法不屈子不義而以古人為必可期也公嘗力辭部事曰吏部進退百官眾怨所集閣望如王恕尚招人言况臣迂疎豈勝此任又言君可變史不可滅前時史臣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章除數年朝廷

一切政事及忠於所事者皆湮沒無聞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泰已復位彌實錄猶書邸戾王是宜改正及舊例群臣章疏留中者皆不得書乞悉付史館皆名言也

錄曰宋潛溪之不肯任輔相楊鏡川之不肯任吏部皆吾游道學之儒庶幾克已自盡者于今罕見其儔矣錄之

弘道錄卷之八

府一

十八

弘道錄

仁

府二

朋友之仁

通書周子曰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道高如天者陽也

府二

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錄曰此萬世實師之分與堯舜同其尊榮故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未嘗直擬之以太極也果

有說乎夫易更三聖圖始濶濶發先天後天之蘊與者孔子也發孔子太極之蘊與者周子也是故太極之未判也混於不識不知之中而極乎無聲無臭之妙而其已判也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形氣已具之內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孔子何以為太極乎方其未發也仁義禮智之性混然在中無所不有及其已發也中正和樂之德隨感而應無所不宜實一誠之權輿萬化之臺鑰也就其光輝發越而

言天以陽生萬物其道顯夫而聖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有所窮盡乎自其靜深

有本而言地以陰成萬物其德微矣而聖人肫肫其仁淵淵其淵何有所止極乎四時行焉者春夏秋冬也予以四教者文行忠信也其所以因材而篤物各付物五行

之生各一其性也是故合而言之全具乎夫子之身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曲成於物物之由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而所以賢於堯舜者正以其教化之無窮也

所以自生民來未有者亦以其道德之高厚也言雖殊而理合轍三子者一而已矣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錄曰此孔門言仁之始所謂徹上徹下故也夫天下歸仁堯舜之事業也無一人不得其所以無一物不在性分之內所謂放之

則彌六合也克已復禮者聖賢之全功也無一念不合于天無一事不中乎禮所謂卷之則退藏于密也此仁道之極致心學之淵微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人所不能而已獨能之何有待於外哉夫子之告顏

淵無後有餘蘊矣苟使好高者違違於四靈九有卑近者規規於未純未盡哲哉顏氏之子乎而能請問其目焉夫允恭者堯允塞者舜堯其類自視聽言動始也故先明四目達四聰而後能動而世為天下道

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夫子之答有自來矣不徒問仁而必請其目不徒請目而能事斯語顏氏之子其以上聖為已任乎不然何以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錄曰愚觀孔門勸勵之實萬世教篤之誨今去聖人千八百年猶可以自最也夫三月不違者非以天道小變之節過此而不

由也日月至焉者亦非今日進而至明日退而不及也蓋以顏子之深潛純粹終日不違既竭吾才卓爾所立至於三月之久純乎天理之全如之何其可及也其餘或穎悟幾于顏子而擇善未精德行同於一

科而美大未至或一日之間清明純粹天聖昭融或一月之間不遠而復無所憾悔雖未能中心安仁決非君子而不仁者矣此聖人之深意非有所貶損於其間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

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錄曰此可見三月不違仁也夫簞食非旦夕之移陋巷匪一時之事人維不堪其憂故不能久而安焉回也天理昭融私欲靜盡方且心廣體胖而忘其貧見大心泰而

無不足故曰不改其樂也此與未若貧而樂之樂字同意善學者合而觀之可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錄曰此孔顏之分別未達一間者也夫所

謂不改其樂有時或未然矣樂亦在其中則混然天理不可為窮盡不可為方體其實無大相懸也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錄曰所謂日益親者非相親而善相率景

從之謂也蓋語之不情則整咳不為費辭無所不悅則切慙不為虛語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安得不為之暢然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安得不為之豫悅所謂不亦樂乎者如此此循循善誘不得不為之曲盡而

視予猶父亦有所以不能自已者矣豈不日益親乎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錄曰顏淵死天不愛道也魯西狩獲麟地

不愛寶也皆足以致夫子之慟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錄曰聖人之身斯道之所係也道在不言身身在不言道今道無傳是已無予也然則聖人亦豈遽然自謂萬世必尊從之哉

天喪予者愛道之至也萬世尊崇者慕道之真也道在於萬世聖人猶不死也此可見顏子繫道之重師友關仁之切以為五倫之末益不究乎此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錄曰此可見曾子之確也夫請事斯語優為之者也仁以為己任固執之者也上智之資故曰明慮學智之資故曰私毅其致一而已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錄曰夫子常稱雍也可使南面故告以出門使民皆南面之事也今因此言以想仲

弓之形容尚可見其為人之楷範况親炙其寬洪簡重之度者乎聖門若回若雍皆居德行之科者以此言始聞而心解力可到而踐行雖欲不請事不可得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

給屨借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錄曰夫仁者佞之反佞者仁之病以雍之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内外以無怨矣故或人之言如此蓋當時之人亦知仁是好事若無有口才便不可及非是惜之也又世俗以佞為才而不知其不可若如有德者必有言則非佞矣故夫子再言焉用佞以深曉或人其曰不知其仁即如孟武伯問由求所對之語亦非不許其仁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詘其言也詘斯謂之仁矣乎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詘乎錄曰牛之再問非無為也彼方見顏冉所告皆切已敦篤之論而已之所告乃言語辭氣之間然不知非禮勿言克復之條目

為仁之切要乎非但為多言而躁故發此也苟能謹於言而不放以達於耳目周身之間念念不已克已復禮端在是矣惜乎不聞請事之言不達為難之旨徒以多憂多懼未知為仁由已此顏冉之學所以為

難也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錄曰此於學者最為切近蓋未能如見大賓必先自處以恭未能如承大祭必先執事以敬未能不欲勿施必先與人以忠而夷狄者深言之也以遲之粗鄙於門墻或可勉於夷狄不可勉也此夫子深歎其病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異矣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錄曰愚觀孔門問仁之屢者莫如樊遲而卒未能傳道何也蓋聖門之學無所為而為之也聞謀道不謀食矣未聞請學稼也聞耕也鋤在其中矣未聞請學為圃也以親游聖門猶尚如此而漢儒童子廼能知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然則可以尋常視之歟學者詳之
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110157A 1155-6

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錄曰愚觀子夏之言非但發夫子所未發千古之下真不能違也夫有天下者所以

必於舉直錯枉何哉蓋是非邪正每每相反邪者進則正者變而為邪正者進則邪

者化而為正其幾不容髮也唐有天下舉魏徵而隋俗盡革宋有天下舉司馬光而熙豐頓改及其後也用一林甫而立仗斤

遠用一童惇而狎小充廷夫子之言其傷魯之無錯乎不然何憐憫復以告哀公也但其首意宏深而不露含蓄而不盡而門

牆之英交相論難卒以發明厥後商也日益遲也無聞然則達與未達之間可以決

進與不進之幾歟

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

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錄曰子貢之賢幾於上智而不能優入聖域者從事高遠也曾子之資限於才魯而能卒傳道統者能近取譬也當時問者多矣察其事設其詞似於中有所得也而不知文可博施不可博愛可汎仁不可汎子

貢之學蓋有得於博而無及於約宜乎泛而不切也夫欲立者卓爾之謂也欲達者

躍如之謂也二者皆所以約之於禮也以是為防後世猶有博愛言仁者然則非原

道之失也因文見道之失也因文見道謂之不餽約禮也亦宜

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錄曰賜於是時蓋已覺今是而昨非矣故又問為仁若何謂請事語也夫已欲立而

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非率爾之謂也有大

夫之賢誘掖獎勵之於其上有士之仁薰陶漸染之於其下則不覺卓然而立豁然

而達矣不然獨立無助焉能率人孤陋寡聞何以表物此余小子今日之深懼求其

事與友而不得者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

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錄曰武伯懿子之子魯大夫之從政者也其所謂仁必已有所見如博施荀難之類

當時子路冉有公西赤仕於其家觀其氣相皆足與有為故以仁為問亦知夫子之

門以仁為首稱也夫子據實而言可使治賦可使為宰可使償相而不可謂仁蓋仁

者本心之全德聖門不易言也才者三家之所需諸子不易得也既不損三子之真

亦不輕為仁之體聖人之問對端可為萬世法哉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錄曰子路之衣敝緼袍與車馬輕裘有以

學士師尊無忝朋來之樂然則豈非人不知而不愠之君子乎雖坐香榻之側與諸子並驅亦無愧矣

東漢書黃憲年十四荀叔遇於逆旅鍊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

也既而至袁闕呀曰子國有顏子盛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不及現親其人則瞻之在前忽忽在後

因難得而測夫

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很存乎心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闕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

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消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天下號曰徵君

錄曰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

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此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相穆侯以為憲曠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於孔門其殆庶幾此愚在東京之士獨於憲之乎取之也

弘道終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弘道錄

仁

府三

朋友之仁

宋濂溪先生周敦頤聞道甚早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雅意林壑不為人窘

府三

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嫖嫖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嘗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伊尹顏淵大賢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見憲前

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胸中生意勃勃如也作太極圖易通諸書妙契千百年以未不傳之遺旨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統之緒河南程珦使其二子頴頤往受學焉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一程之學源流于此故頴之言曰自吾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字於伊川未悟訪濂溪留對榻夜談三日乃遠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取其善開發人類如此